

李白在济宁写作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前后

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



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，这是唐代诗人李白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中脍炙人口的诗句。这首诗的写作地点在哪里？2020年8月，“走进济宁·对话运河”文化名家主题采风团的作家们登临济宁太白楼时，讲解员介绍李白生平时说，这首诗写于济宁。

诗仙李白一生恣意洒脱，留下无数名篇佳作和奇闻轶事。在众多已被考证的史料和野史、民间传说中抽丝剥茧，李白在济宁的活动轨迹和生活脉络逐渐清晰起来。

目前，文化界较为公认的说法是，李白在济宁居住23年，写下诗赋五十余篇。在李白的众多作品中，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是很特别的。一句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，尽显豪情壮志和心中洋溢的喜悦。说此句是千古名句，绝不夸张。

关于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的写作地点，文化学术领域至今一直未有大量声量的争议。但关于古“南陵”所在，却存有明显的曲解和误解。现在的两种说法，一说在山东，曲阜有陵城村，古称南陵；而另一说，在今安徽省南陵县。且安徽说声浪颇高，当地引“南陵”做为报刊、书籍名号不在少数。

李白所说的“南陵”到底在哪？破解谜团的关键，是能否通过线索，准确定位公元742年李白的住址。

这先要从李白的身世说起。实际上，李白究竟是哪人，至今也没有定论，且争议颇多。李白的籍贯，主要有陇西说、山东说和蜀地说三种。近现代学者郭沫若，提出了李白籍贯的第四说，即生于碎叶城（今吉尔吉斯斯坦）。因吉尔吉斯斯坦在当时属于唐朝国土，故有李白幼时从碎叶城随家人迁居四川省江油县的说法。

四种说法均有支持者，也均有相关史料证明，这无疑给李白身世的考证增添了难度，也给李白身世增添了梦幻色彩。

李白是山东人之说，有大量佐证。杜甫《苏端薛复筵简薛醉歌》写道：“近来海内为长句，汝与山东李白好”。同为唐代诗人的元稹，也在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》中说：“则诗人以来，未有如子美者。时山东李白，亦以奇文取称，时人谓之李杜”。《旧唐书》记载：“李白字太白，山东人”。《南部新书》云：“李白，父任城尉，因家焉”。

如果说李白的籍贯目前有重大争议，仍是未解悬案，那么公元736年至公元759年，李白在济宁久居23年，则是有史料考证且无可非议的。

太白楼在全国有4处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济宁太白楼。此楼原为唐代贺兰氏经营的酒楼，李白移家济宁后，在此楼上呼朋引伴，“常在酒楼日与同志荒宴”，饮酒作诗，好不快活。唐懿宗咸通二年（公元861年），吴兴人沈光过济宁



时为该楼篆书“太白酒楼”匾额，作《李翰林酒楼记》一文，从此“太白酒楼”成名并传颂于后世。

《太平广记》有“李白自幼好酒，于兖州习业，平居多饮。又于任城县构酒楼，日与同志荒宴，客至少有醒时。邑人皆以白重名，望其里而加敬焉”。当中提到的“于任城县构酒楼”，指的就是济宁太白楼。

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写于公元742年（天宝元年），此时的李白已经42岁了。收到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诏书后，他异常兴奋，立刻回到南陵家中，与儿女告别，并写下了这首激情洋溢的七言诗。“白酒新熟山中归，黄鸡啄黍秋正肥。呼童烹鸡酌白酒，儿女嬉笑牵人衣。高歌取醉欲自慰，起舞落日争光辉。游说万乘苦不早，著鞭跨马涉远道。会稽愚妇轻买臣，余亦辞家西入秦。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。

判定这首诗写于济宁，有三点有说服力的论证。

一是时间。史料记载，唐开元廿四年（公元736年），36岁的李白携妻许氏、女儿平阳由湖北安陆移家济宁并居住下来。《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》：“顾余不及仕，学剑来山东”。此时的济宁为任城县，李白诗文中常提到的“东鲁”，即指任城一带。当时，李白有亲戚在东鲁一带做官。《旧唐书》和李白《别中都明府兄》记载，李白的父亲为任城县尉，其兄长为中都（今汝上）县令。所以李白到济宁不仅仅是向剑术大侠裴旻学剑术，更多地是投靠亲友。直至乾元二年（公元759年），年近花甲的李白将儿女从济宁迁往楚地。至此，李白已在济宁寄家23年之久。由此可见，写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时，李白家在济宁，“南陵”是指曲阜陵城村，而非安徽省南陵县。

二是诗中的人物关系。诗中第二句“呼童烹鸡酌白酒，儿女嬉笑牵人衣”，写的是李白喊着童仆给他自己炖鸡斟白酒，孩子们嬉笑打闹，蹦跳着牵扯李白的衣服。众所周知，李白居济宁的第二年，儿子伯禽在此出生；再一年，夫人许氏因病去世。随后李白在济宁娶刘氏为妻，生子颇黎。诗句中的“儿女嬉笑牵人衣”，说明儿女年龄不大，正是“牵人衣”的幼稚阶段，可与史料记载相互印证。

三是诗中的具象描绘。开篇写“白酒新熟



山中归，黄鸡啄黍秋正肥”，大意是白酒刚刚酿熟时，“我”从山中归来；黄鸡在啄着谷粒，秋天长得正肥。描绘出一派丰收的景象，也写出了诗人喜悦的情绪。而我们在诗中可以捕捉到的，不仅仅是这些。第一句描写的是家业，是田地。而广为人知的是，李白在济宁有户籍，有田地，所以李白开篇直接进行了具象描绘，这是目之所见。李白对济宁有着丰富的情感，他游金陵时写《寄东鲁二稚子》，其中就有“我家寄山东，谁种龟阴田”，不仅表达了李白对生活在济宁子女的思念，同样也印证了他在济宁的家里有田有地。

另据济宁市博物馆宣梅介绍，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写于天宝元年，正是李白应诏入长安的时间。李白对济宁有着丰富的情感，并非古宣州南陵的景象；“辞家西入秦”可以说明当时李白的家一定是在长安的东方，即曲阜陵城，而非宣州南陵。天宝元年李白另有《游泰山诗》，古本下注“天宝元年四月，从古御道上泰山”，梳理脉络，可以说明李白当时在鲁地。

当代李白研究专家詹瑛考证，《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》一诗“当是秋季鲁城作”。诗中的张卿，是李白隐居山东徂徕山时的好友，时称“竹溪六逸”的张叔明。而张叔明的家在曲阜城北石门山附近，这也可以证明当时李白家在济宁，从而在曲阜陵城写下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。

据说，李白从京城返回济宁后，任城主簿卢潜设宴接待。酒过三巡，李白竟流下了伤心的泪水，官场失意可见一斑。但千年后我们重读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，至少可以感知到，他在济宁的这段日子是十分快乐的。对于李白来说，这或许是为时不多的人生闪耀瞬间。



如果心里没有忧愁，眼里就会有更多的山水。山水是古人笔下的美景，山水是今人脚步匆忙的忘却。

古时有很多人喜欢山水，他们常常骑上马，带上行囊，两月三月，三年五年，甚至大半生都游走于山水之间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今日有很多人喜欢山水，他们出手阔绰，在山中建起大别墅，室内装修豪华，一两个星期，几个月去一次，带着家人或朋友欢乐一场，来不及爬山嬉水，就又匆匆钻入了热闹的城市。

我住的楼后就是一座大山，每每凌晨听到山里的鸡鸣和早起人们嘹亮的喊声，就会有几分冲动，想走进去喊上两嗓子，可身心的疲惫和压抑却按住了我的脚步，让我不曾有一次那么放浪的经历。

前几天，一位外地的朋友来找我玩，我们爬到了千佛山的顶峰，他朝着周围连绵的山群放声高歌，山群里的回声驱走了世间的喧嚣，一只只鸟儿欢快地在山与水之间飞来飞去。

山上山下是不一样的风景，市里市外是不一样的喧嚣。

风景总是在我们的向往中，喧嚣则总是在我们的生活里。

一边是追逐，一边是躲避。追的总是追不到，躲的总是躲不开。张打是当代的山水大家，他擅长以墨黑的形式来表现眼中的山水和心中的山水。不难看出，他粗犷孤野的笔调，是他和很多人对于生活的咀嚼。

黄宾虹的山水有不少灵动和润气，可老觉是那么缥缈，离我们远了些。

很多的生活里，是没有山水的；很多的水里，是没有生活的。

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，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，传达了多少个家庭对团聚的渴望。但这次的春节与往年一样，我们响应号召“就地过年”。

自从学校毕业，选择了建筑行业，当上了一名监理，很辛苦也很光荣。看着业主欢天喜地入住一幢幢优质工程，我们就有成就感。今年春节前，我们留守人员享受到了过年红包、现金补贴、食物消费券，还与家人视频赠送百元手机流量包。就地过年，向来忙碌的我也就闲起来。

转眼到了腊月三十，自湖南的小刘说要搞自己的春晚。这小子平时喜欢唱歌跳舞，总是别出心裁，标新立异，给我们营造浓浓的喜庆。他说，你们工作了一年，挺累的，难得空闲下来，又多数都会弹拉说唱的，何不搞个大联欢，放松一下心情啊？于是，他的建议，得到了全体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。

在众人的推举下，在学校担任过文娱委员的我，当了节目主持人。我凭借多年的优势，既搞策划，搬来了音响设备，又兼职音响师，众人还拉花布置彩灯等道具……就这样，一个大家庭的春晚，在除夕的钟声里拉开了序幕……

我先来了一段音乐舞蹈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，爱哼豫剧的老龚，一边用竹筷敲击桌子，一边拭着眼角的泪花。精彩的舞蹈，赢得了全体的阵阵喝彩。舞曲刚结束，当过兵的江西小伙子张晓闪亮登场了。他深情地向全家人鞠了一个躬，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开场说：“各位兄弟姐妹，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，而我们江西曾经是红色根据地！因此我倾情为你们，奉献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——《十送红军》……”大家陶醉在了美妙的旋律中。

下一个节目，来自四川的邓群说：“送到我出场了，给大家表演一个变脸吧。”变脸是四川特色文化遗产，因为只会几招，他变了三次花脸，就变不下去了，引得众人一阵哄笑。

之后，众人你一个我一个，有唱京剧的，有唱本地山歌的，还有唱流行歌曲的，更有唱了半截忘记了歌词又换另一个歌的，大家争相献艺，全家人尽情地享受在自己的春晚里……

在这个特别的春节，我们用自己的春晚，演绎着过年的快乐，浓浓的年味，给异地过年的大家庭增添了幸福。

我们异地过年的春晚

葛权



长镜头

针线筐箩：一家人曾经的被服厂

图文 梁方苏



母亲和她同时代的大多数妇女，有着一个共同的社会身份，叫做“家庭妇女”。这个身份既区别于城市中那些有正式工作的职业女性，又区别于下田劳动的农村妇女。

她们没有社会职业，不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，每天的多数时间，都为一家人的吃饭、穿衣操劳，锅碗瓢盆、穿戴铺盖、屋里屋外地忙活。可以想象，在当时社会物资匮乏的条件下，操持一个家，需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。

她们的劳动，常常得不到金钱的评价，也无法用金钱衡量，但在一个家庭里的作用，是绝不可忽视的。如果认真计算，应该是无比贵重的。

她们是值得人们敬仰的，一群默默为家庭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伟大女性。

母亲已经离世多年，老人家的遗物所剩很少，除了少许照片，还有一个她使用过的针线筐箩。

那是一个柳条编成的，颇为精致的筐箩，形状像一个大脸盆，圆圆的底向上凸起着微微的肚，浅浅的帮沿向四周挖撑着，由圆形变成了八角形的大开口，沿口用藤条密密地缠绕着，结

实而又美观。

筐箩通体漆成了枣红色，古朴、端庄、别致、耐用。母亲用它盛做针线活工具，里边有直尺、剪刀、针锥，塞满了头发的针包上。插着的大小不同的钢针，总是银光闪闪。黄铜做成的顶针，被人手磨得铮明瓦亮，还有各色线团、线板、布头、大小纽扣。

筐箩里还常装有正在缝制的衣裤鞋袜，每天母亲端着它，找一光线明亮处，开始手中的活计。千针万线，不厌其烦地为一家老小操办着春夏秋冬的衣服。每当她从筐箩里抖落出衣物，呼喊我们的名字，那是最令人高兴的时刻：我们又有新衣服穿了。但这样的时间并不多，最经常的，是为一家大小缝补着旧衣物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生活水平还比较低，物资普遍匮乏，想在衣着上有所讲究，全靠家庭主妇的辛勤劳动与合理安排了。父亲是中学教师，在外工作，是家庭的门面，必须有几套像样的服装。母亲把家中配给的布票攒起，优先供父亲到裁缝店做制服、衬衣。

旧衣服孩子可以穿，哥哥的衣服小了留给弟弟，但绝不可穿得邋邋遢遢、腌腌臢臢。破旧的衣物，常被母亲修得服服帖帖，膝盖、肩膀、屁股、胳膊肘的补丁，往往带着装饰性的效果。母亲还学会了染衣技术，在家里支起大锅，买来染料，集中漂染褪了色的衣物。母亲动着心思，剪去旧衣服破烂的地方，大的改小，长的改短，一件件合身的褂子、裤子整旧如新。小小的一个筐箩，简直就是一家人的被服厂。

在大人、孩子们的穿戴中，做鞋子是最费时费工的。光那双鞋底，就要经过多遍手工的制作，先从打格槽、搓麻线开始准备。在每年的很多日子，母亲的筐箩里装满了许多实在不能再穿的旧衣物和被破单，她手拿剪刀，一块块把它们拆开、展平，攒在一起，这一步叫做“拆铺衬”。然后打好浆糊，趁着太阳好，天气干，把这些碎布一层层地糊在事先找好的桌面、案板或是光滑的墙面上，厚度均匀地掌握在“一铜钱”左右，这就叫“打格槽”。

当格槽干透揭下来，母亲从她存放的大书夹，拿出一幅幅鞋帮、鞋底样片，按在格槽上画出轮廓，分别套裁成大小不同鞋号的胚料，再把它们一页页摞起砌成鞋帮、鞋底的半成品。紧接着，又开始搓麻线，小小的筐箩里，又装满了成缕的黄麻批。母亲随时端着它，就连同街坊邻居拉呱时，也不忘“唠唠、唠唠”地在腿上搓着麻线。两股麻批在事先找好的左右手中，一寸寸变长，一根根粗细均匀、光滑绵长的麻线，在筐箩里越积越多，不知拧绕进母亲多少辛劳。

纳鞋底更是耗时费力，还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活。干活的人双手并用，左手持鞋底，右手紧握针锥，使劲在鞋底扎出预孔，针锥不离手即腾出拇指、食指去穿针引线，再用针锥柄挽起麻线勒紧针脚。这样的一套动作重复几千遍，才能把一双密密实实的鞋底纳好。

母亲每天还要照料全家大小一日三餐，离开灶台便抽空摸起针线活接着干。晚间她和我们兄弟几个围坐油灯前，一边纳着鞋底，一边听我们读书，督促我们完成作业，我们睡了她还在那干。

母亲手很巧，针线活很全面。鞋底、鞋帮、鞋里、鞋面准备齐全，就开始纳鞋了。孩子们的鞋是明纳，母亲全部自己干；大人的鞋比较讲究，需要翻纳，只好送到纳鞋铺。

做鞋这么难，可我们几个半大小子穿鞋特

别费，整天蹦跳打闹，鞋、袜子很容易磨破。母亲还学做皮匠，为我们修鞋，一只只刷洗后，前面包头，后跟打掌，整理得干净利落。

针线筐箩里，还有几个特制的补袜工具，叫“木板子”，现在已经很稀奇了。那是用木板和木块做成的，像人脚模样的木架。把破袜子套在上面，无论是补窟窿还是缝袜底都特别方便。略大几岁后，母亲教我们自己修鞋补袜，打补丁，织破网，养成勤俭生活的习惯，学会自己动手的本领。那个枣红色的筐箩，也成了我们常常光顾之物。

后来家庭生活有所改善，全家人一致决定，挤出钱也要买一架缝纫机，减轻一些母亲的劳累。母亲聪慧能干，善于学习，敢于动手，很快自如的使用缝纫机了，全家吃、穿两件大事，更得心应手。

母亲学会了裁剪缝纫制服，学会了缝纫机绣花，但她仍日离不开她那个小筐箩。

母亲原来最擅长手工做中式便褂，有一个特点就是衣襟两边缝缀的布扣，民间俗称“疙瘩扣”，雅一点的名字叫“核桃扣”。扣纽、扣鼻全是用布条手工缠成。母亲是缠扣的高手，不仅纽扣扣前的核桃疙瘩打得圆滑结实，后部还可以盘出琵琶、树叶、蝴蝶、蜻蜓等优美造型，特别适合女装。亲友、邻居常上门求教或索要，母亲总是有求必应。

作为儿子，我们将永远不会忘怀母亲。如果她还在世，应该是百岁老人了，她却在五十年前就早早离开了我们，做晚辈的，心中总有难以抹去的愧疚。

母亲是在年岁不高时离世的，如果当时精心照料母亲，及时纾解、宽慰母亲的心，或许她不会这么早撒手人寰。可是我们一个粗心大意、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却没能做到，想起来后悔晚矣。

岁月流逝，如今我留在记忆中的母亲往事，常在脑海里萦绕，但能和母亲见面、说话，只有在梦中了。

看到家中那只陈旧的针线筐箩，眼前又现出母亲的身影，睹物思人，母亲，您在天堂不会再那么操劳了吧。您的付出，孩子们还无以回报，您就离去，成为我们终生大憾。旧年即逝、新年将临的时光，向您和同您一样的，用一生年华温暖家庭的人致敬。